

来自俄国的爱情

[英]伊恩·弗莱明 著

刘宪之 译



来自俄国的爱情

（苏）伊萨·巴别尔著

柳田泉译



来自俄国的爱情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创作的一部有名的惊险小说。

在“克格勃”策划的一次重大行动中，英国王牌间谍邦德被指为重点打击目标，旨在瓦解英国的情报系统。为了谋取最大战果，苏方一面派遣刺客布下罗网，相机行事；同时巧设美人局，命美丽的苏联姑娘塔蒂亚娜肩负特殊使命，诱使邦德身败名裂。多情的塔蒂亚娜依计与邦德相会于土耳其古城的旅店中，二人竟倾心相爱，弄假成真。然而，春光旖旎中，风雨骤至，在他俩乘坐国际列车穿过欧洲大陆、折返伦敦的漫长旅途上，爱情与死亡的角逐，却惊心动魄，将大国间争霸世界的斗争揭露得分外鲜明。

Ian Fleming

From Russia, With Love

根据 Triad Panther Books 1979年版译出

来自俄国的爱情

(英) 伊恩·弗莱明著

刘宪之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制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1/2 插页2 字数164,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书号: 10151·873

定价: 1.35元

目 录

第一卷 定 计

第一章	玫瑰园	2
第二章	望日杀人狂	11
第三章	精心培育	22
第四章	死神在行动	30
第五章	阴谋出笼	38
第六章	下达死刑令	47
第七章	北国神手	57
第八章	垂钓的香饵	66
第九章	狂热的爱	74
第十章	点燃导火线	86

第二卷 行 动

第十一章	无所事事	94
第十二章	献上厚礼	99
第十三章	东飞土耳其	108
第十四章	克里姆站长	115

第十五章	间谍家世.....	125
第十六章	鼠穴窥探.....	136
第十七章	耐心等待.....	145
第十八章	惊心动魄.....	156
第十九章	暗门行刺.....	167
第二十章	神魂颠倒.....	175
第二十一章	东方快车.....	185
第二十二章	出土耳其.....	198
第二十三章	车过希腊.....	206
第二十四章	脱离险境.....	218
第二十五章	纳什上尉.....	226
第二十六章	瓮中之鳖.....	238
第二十七章	血泊横尸.....	252
第二十八章	最后三招.....	259
译后记		269

第一卷

定 计

第一章 玫瑰园

一个赤裸裸的男人躺在游泳池畔。他四肢伸展，俯卧在那儿，象是死去了一般。

他可能是淹死后被人从水池中捞起来，放在草地上晾着，而这时有人叫警察和他的直系亲属去了。就连他头边草地上放着的那一小堆东西也象是作为他的私人财物，被有意集中在一起，放在显眼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救他的人偷过他的东西了。

从这一堆闪闪发光的東西来判断，他曾经是，或者现在还是一个富人。这堆东西带有有钱人的特别标志——一只价值五十美元的墨西哥皮票夹，里面装着一大卷钞票；一只用起来很灵便的登希尔牌打火机；一只边缘呈波浪形的金质椭圆烟盒，上面镶着精致的绿宝石开关按钮；一本有钱人顺手从书橱里抽出来带到花园里来看的那类小说——《小金矿》——书的作者是伍德豪斯老人^①；还有一只沉

① P·G·伍德豪斯（1881—1976），英国幽默小说家。

甸甸的金手表，配着已用旧了的棕色鳄鱼皮表带，这种表是吉拉德—佩雷高克斯型号，是专为那些喜欢新奇玩意儿的人们设计的，有长秒针，表面上还有两个小窗口，显示日期、月份和月相。故事发生时，表上显示出的是六月十日两点三十分，月相是上弦。

从花园一端的玫瑰花丛中飞来一只蓝绿色的蜻蜓，在那个男人的尾骨上方几英寸处盘旋。他的尾骨上长着金黄色的汗毛，在六月的阳光下微微闪光，吸引着那只蜻蜓。海上吹来一阵微风，吹得那一簇汗毛轻柔地摆动着。那只蜻蜓吓得连忙逃开，又飞到那人的左肩上空，向下望着：那人张着嘴，嘴旁小草摇动，一大滴汗水从他那肥大的鼻子旁边滚落下来，闪着亮光滴在草地上。啊，不能呆在这儿了。蜻蜓急忙穿过玫瑰花丛，越过花园高墙顶上参差不齐的碎玻璃片，飞走了。它想，那可能是好吃的食物，可是怎么会动呢？

这座花园占地约一英亩，草坪保养得很好，三面由密不透风的玫瑰花丛围绕着，不时从那里传来一阵阵蜜蜂的嗡嗡声，使人昏昏欲睡。花园的尽头临着一片峭壁，下面便是大海，海水轻轻地拍打着崖底的底端，发出哗哗的声响。

在花园里根本看不到大海——除了十二英尺高的围墙上方的天空和云层之外，外面的景物什么也看不见。事实上，只有在别墅二楼的卧室里才可以看到外面的情景。这幢别墅就象一堵墙一样，跟另外三面高墙连在一起，把花

园围了起来，使它与外界完全隔绝。从二楼的卧室向外望去，正面是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两侧则是邻近的别的别墅的窗口，还可以看到那些花园别墅里的树梢——有地中海式的常青、橡树、石松，偶尔也有一两棵棕榈树。

这幢别墅是新式的，外表毫无装饰，象是横放在地上的一只长方形盒子。别墅的前墙被刷成粉红色，有四扇钢窗，正中是一扇玻璃门，门口铺着一块淡绿色方形瓷砖，紧连着便是草坪。别墅的后墙离尘土飞扬的街道只有几英尺远，墙的颜色及门窗布局几乎跟前墙相同，只是这儿的四扇窗上都装着铁栅栏，门是用橡木做的。

别墅的二楼有两间大小适中的卧室。底楼有起居室和厨房。厨房的一部分隔出来作盥洗间，没有浴室。

此时，一辆轿车沿街驶来，马达声打破了午后那种使人昏昏欲睡的寂静。汽车停在别墅门口，车门吱地一声打开，又砰地一声关上，接着汽车开走了。门铃响了两次，游泳池畔的那个裸身男子一动不动，但在门铃声与汽车声一起传来时，他的眼睛曾一下子睁得很大，就象动物一听到响声就竖起耳朵一样。这个人立即记起来他现在身在何处，这天是星期几，此刻是几点钟，也使他想起这声音意味着什么。于是，他那长着黄色短睫毛的眼帘重新慢慢合上，盖住了有点呆滞、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淡蓝色眼睛。他的嘴唇很薄，一副残忍相。这时他深深地打了个哈欠，几乎连下巴都快脱落下来了，并且弄得满嘴口水。他把口水吐在草地上，等待着。

一个身穿白布衬衫、朴素蓝短裙的年轻女人，手里拎着个小网线袋，穿过玻璃门，象男人一样大步流星地走过了瓷砖地面和那片草坪，朝裸体男人走来。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她把网线袋扔在草地上，坐了下来，脱下她那沾满灰尘的普通鞋子。接着，她又解开衬衣钮扣，把衬衣脱下，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网线袋旁边。

这姑娘的衬衫里面没有穿别的衣服。她那晒得黝黑的皮肤令人赏心悦目；她那丰满的双肩和两只乳房，呈现出青春的健美。她俯身去解裙子钮扣时，腋下露出一小簇金色的汗毛。她脱去裙子，穿着蓝色的游泳裤，露出结实的臀部和粗壮的大腿，使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健壮、生气勃勃的农村姑娘。

姑娘把裙子整齐地放在衬衣旁边，打开网线袋，拿出了一只旧的苏打水瓶子，里面装着气味很浓的透明液体。她走到那个男人身旁，在草地上跪下来，在他的肩胛骨之间倒上一点瓶里的液体。这是一种颜色很淡的橄榄油，带有浓郁的玫瑰香味——这别墅附近的一切都带着玫瑰香味。姑娘象钢琴家一样，活动了一下手指关节，便开始推拿那男子头颈后面轮廓鲜明的肌肉。

干这个活很吃力。这个男人非常强壮。姑娘即使挺住臂膀，用足力气，她的手指几乎还是推不动他颈后结实的肌肉。等她按摩结束时，她一定会累得汗流浹背，精疲力竭，只好跳进游泳池里泡一会儿，然后在树荫下躺着休息，等着汽车来接她。可是，这会儿她的双手正忙着机械地按

摩那男人的背部，根本没去想汽车来接她的事，倒是那健美的躯体使她本能地感到恐惧。

姑娘的脸上毫无表情，丝毫没有流露她内心的恐惧。她的头发又粗又黑，额前的刘海剪得短短的，一双眼睛略向上吊，黑眼珠无神。但她的心里七上八下，十分紧张，如果现在测量一下，就会发现她的脉搏加快了跳动。

跟过去两年来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向厌恶这健美的身躯。现在，她又一次模模糊糊地分析起感到厌恶的原因来。这一次，她或许会摆脱那种她认为是罪孽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其说是她的某些病人使她引起的性欲，不如说是与职业无关的事情。

先看看他身上细小的东西。就说头发吧。她低头看着长在粗壮脖颈上的圆脑袋。它并不大，盖满了浓密的金黄色头发。这种头发正象她在古典雕像照片上常看到的那种典型发式。可是，他的头发似乎太浓密了些，而且压得很紧，象紧贴在他的脑壳上一样。她看着这种头发，感到心里厌恶，就象手指尖碰到毛茸茸的地毯所引起的那种感觉。还有，他那金黄色头发在脖子后面一直向下伸展，几乎（她用职业术语想着）长到了第五颈椎。从这里开始，卷发突然为又短又硬的汗毛所取代，一直向下伸展着。

姑娘跪坐起来，让手休息一下。她那丰满的上半身已布满了晶莹的汗珠。她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然后伸手取过那只瓶子，在那男人脊椎下方毛茸茸的碟形部位倒了大约一汤匙橄榄油，接着活动一下手指，又俯身按摩起来。

这里是屁股缝稍向上一点，长着细小的金黄色茸毛——如果是在情夫身上，她一定会感到兴奋、陶醉。可是，茸毛长在这个男人身上，他就象野兽，不，简直象条爬虫！不过，爬虫身上是没有毛的。哼，不管怎样，她总是觉得他象条爬虫。她的双手向下移动，按到臀部的两块结实肌肉上。到了这种时候，她的许多病人，特别是足球队的小伙子，就会开始调笑她，要是她不在乎，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撩拨她的情火。有时候，她用力卡住那些年轻人的坐骨神经，使他们老实点。在其他时候，特别在她觉得那男人富有魅力时，就会先有一场打情骂俏，接着便是短暂的推推就就，最后是一阵心满意足的神魂颠倒。

这个男子跟其他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他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从一开始起，他就象一堆行尸走肉。两年来，他从没对她讲过一句话。当她按摩完背部、要他翻身时，不论他的眼神还是他的躯体，都从没显示出对她有丝毫兴趣。她拍拍他的肩膀，他就翻过身子，眯着双眼望着天空，有时打一个长长的哈欠，简直使人毛骨悚然。这是他唯一的一点反应，也只有这一点才显示出他是个活人。

姑娘移动一下位子，从他的右腿上部慢慢向下按摩。她按摩到脚跟时，回头看看他那健美的躯体。是什么引起了她的厌恶呢？难道仅仅是肉体上的原因吗？是因为他那天生的雪白皮肤被太阳晒红了象是烤肉吗？还是因为那光滑的皮肤上长着的稀疏毛孔？是因为他肩膀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桔黄色斑点？是他那壮实却毫无性欲的肌肉引起的吗？

也许是心灵上的厌恶？是啊，动物的本能告诉她，在这个优美的躯体内隐藏着一个丑恶的灵魂。

女按摩师站起身来，慢慢地把头转来转去，以便活动活动颈部的肌肉，同时也活动一下肩头。她伸开双臂，先向两侧平举，然后向上抬高一会，让血液慢慢向下流。她走到网线袋边，拿出毛巾，揩去脸上和身上的汗水。

她回到那男子身边时，他已经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天空。他的一只手垫在后脑勺底下，另一只手摊放在草地上，等着她来按摩。她走过去，在他头边的草地上跪下，用手掌擦了些橄榄油，拿起他那半握着的柔软的手，开始按摩他的短粗的手指。

姑娘忐忑不安地望了一眼他的红棕色的脸膛和浓密的金黄色卷发。乍看起来，他长得挺不错，具有男性粗犷的魅力，又有些稚气，面孔丰满红润，鼻子略向上翘，下腭饱满。但是，仔细一瞧，他的长相却隐藏着残忍：鼓起的嘴巴，薄薄的嘴唇；向上翘起的鼻子上长着两个大鼻孔，象猪的鼻子那样；淡蓝色的眼睛里浑浑沌沌、呆滞无神，使整个面容毫无生气，与躺在停尸房里被淹死的人一模一样。她想，这样一副死人相的脸，正象是有人为了吓唬别人而故意涂上色彩的一张瓷机器人面孔。

女按摩师顺着他的手臂向上按摩，已经按摩到巨大的肱二头肌了。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实肌肉是怎么练出来的呢？他是个拳击家？他用这使人望而生畏的肌肉干什么？听传闻，这座别墅是属于警方的；虽然那两名男佣人烧

饭、做家务，但显然是警卫一类的人物。那个男子照例每月要外出几天，在这几天里她就被告知不必前来。有时候，别人通知她，叫她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内都不用到这儿来。有一次，这个男子离开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他的脖颈上和上半身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一次，他的左胸贴着一条一尺长的膏药，底下露出一些没有完全痊愈的红色伤痕。她不论去医院还是进城，从不敢打听这个人的情况。她第一次被带到这儿来时，其中一个男佣人警告她，假如她把在这儿看到的情况讲出去，她就得去坐牢。她第一次来这里按摩后回到医院里，那个从来不把她放在眼里的院长也把她召去，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去坐牢！姑娘想到这里心情紧张起来，粗壮的手指掐在他肩部厚厚的肌肉上。她早就知道，这儿跟国家全部有关，或许这就是她厌恶这个强壮躯体的缘故吧。也许这个躯体就属于那个可怕的组织。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可能做些什么事来加害于她呢？想到这里，姑娘吓得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但很快又睁开了。他看见她这一瞬间的表情变化了吗？不，没有，他仍呆滞地凝视着天空。

现在，她伸手取过橄榄油，给他按摩面部。

姑娘的大拇指刚刚按到那男子紧闭着的双眼的眼眶上，屋子里的电话铃响了。急速的铃声传到宁静的花园里。这个男人一跃而起，跪在那儿，就象田径运动员等着发令枪响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向前移动。电话铃停下来，房间里传来嘁嘁喳喳的讲话声。姑娘听不清楚在讲什么，但

听得出这儿接电话的人有点低声下气，好象在记录对方的指示。讲话声停止了，一个男佣人在门口一露头，做了个叫人过去的手势，就又退回屋里去了。一看见那个手势，这个裸体男子就立即跑了过去。姑娘看见他那棕色的脊背在玻璃门口一闪，便走进屋里。她觉得，等那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时，最好不要让他发现自己站在这里，否则他会想：噢，她没事干，说不定在偷听呢。于是，她站起身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游泳池边，姿势优美地跳了下去。

虽说姑娘凭着本能对她的按摩对象有所了解，但她并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这也好，她的心里会平静些。

他的真名叫多诺万·格兰特，或叫“红色的”格兰特。他也曾用过克勒斯诺·格拉尼斯基这个名字，代号是“格拉尼特”。

他是国家安全部的暗杀机关——代号“死亡”——的暗杀组组长。此时，他正在听来自莫斯科的直线电话，接受上级的命令。

第二章 望日杀人狂

格兰特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坐在那儿呆呆地望着它。

站在他身旁的那个卫兵的脑袋活象个子弹头，他这时俯身对格兰特说：“你还是准备动身吧。”

“他们一点也没透露具体任务吗？”格兰特的俄语讲得很棒，只是外国口音较重。从口音来讲，要是他说出生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某加盟共和国，那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他讲话声音很高，但语调很平，象小学生干巴巴地背书一样。

“没有透露，只说叫你到莫斯科去。接你的飞机已来到半路上，大约一个小时就到。在这里加油大概用半个小时，然后起飞。飞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莫斯科，这要看你是不是中途在哈尔科夫停留。无论如何，半夜之前你得到达莫斯科才行。你最好开始打点行李，我去给你叫车。”

格兰特心神不安地站起来，说道：“是啊，你说的对。可是他们到底是不是叫我